

香港天文台實為氣象站

過來人



香港已經踏入風季，由於地處華南沿岸，所以每年六月至十月都有不少風暴影響香港，就以去年為例，香港天文台就一共發出過三次八號颱風信號和一次十號颱風信號。

提起天氣，香港人就會想起天文台，因為它不僅每時每刻關注着天氣變化對港人生活的影響，而且亦肩負起一個氣象站的功能，只是長期以來人們都習慣稱之為天文台罷了。

其實，香港天文台早在一八八三年已經成立，距今足有一百三十五年歷史。一八七三年，首屆國際氣象會議在維也納舉行，成立國際氣象組織，提出氣象是國際關注事宜。翌年九月，香港遭受颱風蹂躪，史稱甲戌風災。一八七九年，第二屆國際氣象會議在羅馬舉行，推動國際氣象合作。一八八三年三月二日，香港天文台正式創刊，由杜伯克博士（Dr. Doberck）出任首任天文台台長。香港天文台最初的職責跟徐家匯觀象台相似，包括天文、地磁、氣象及水文觀察，並參照英國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做法，每天降下時間球提供授時服務。一九一二年，英皇佐治五世對香港天文台頒賜皇家香港天文台的稱號，直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為止。

天文台在一九四八年加入國際氣象組織（世界氣象組織前身），開始進一步使用高技術的儀器進行氣象預測，天文台於一九四九年開始利用無線電探空儀及雷達探空系統預測氣象資料，並於一九五九年引入第一座天氣雷達。於一九六四年後接收極軌衛星的自動圖像傳送信號。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天文台改用攝氏報告氣溫，與華氏同用兩年，至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不再使用華氏。一八七三年，天文台首台電腦系統啟用，在兩年後的一九七五年，天文台使用世界氣象組織的全球電信系統交換氣象資料，包括香港至東京（一九六九年）、香港至曼谷（一九七〇年）及香港至北京（一九七五年）。



▶香港天文台坐落的這幢建築物，已被列為歷史古蹟
作者供圖

家在「公園」裏

徐貽聰



說起來，應該有好幾年了，一直有一個幻覺，就是應該就我住的社區寫點什麼，而且有個名為《家在「公園」裏》的文章題目時時在腦子裏縈繞。雖然已經想了好幾年，但始終未能落實。晨起於窗前凝望院中的角角落落，感觸頗多，浮想聯翩，似乎又有了寫作的衝動，終於坐了下來，並敲打起電腦。搬進這個社區十年了，寫幾句話，既是小慶，也算回顧。

在北京的住宅區中，我們的社區不是很大，位於東三環外，是個長方形的區塊，周邊總長約一千三百米，內裏面積應該不到十公頃。院內分散着十二棟大小不等、高低不一的樓盤，但一律呈淺咖啡色，有別於鄰近的其他社區，給人以淡雅、靜謐的感覺。

剛搬進來時，院中僅有一些稀疏的小樹，顯得很不起眼，但連接各個樓盤的小路曲曲彎彎，雖然沒有小橋流水，倒也別有情趣，尤其是用挖掘的地基土堆積起來的「小山」，往往會給人以遐思和幻想。漸漸地，在幾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社區面貌日新月異，數十種見縫插針栽種起來的樹木漸次長大，成行有致，高大挺拔，鬱鬱蔥蔥，遮蔭擋雨，惹人憐愛，四季變換的顏色更讓人曠神怡，猶如置身「林海」；品種不同、終年如茵的綠草覆蓋着全院的地面，既美觀，又保潔，還讓人產生躺在綠色地毯上的輕鬆感；多種多樣的花卉成行、成片，在不同的季節裏五彩繽紛，分別爭芳吐艷，散發出陣陣幽香，動人心弦，讓人陶醉；多種鳥類，還有小松鼠、四腳蛇等小動物長期棲息，或鳴聲不斷，或穿梭於草中曲徑，逗人喜愛，撩人心緒；「兒童角」的器具雖然不多，但滑梯、彈床及大理石雕就的「象棋子」圓檯，每天吸引着院中的幼兒們歡蹦、呼叫，樂個不停，使得陪伴他們的老人、阿姨也都咧嘴、顏開，忘卻自我。一些鄰近社區的老幼也經常結伴進來「湊趣」，流連忘返；幾處散建在樓盤之間的網球場、羽毛球場、棋桌和健身器材，吸引着不同年齡層次的男女健身、比賽，更成為了人們晨練的理想去處。為了保證漫步老人、戲耍兒童和早晚散步人群的安全，經過居民們的民意表決，社區採取「院內無車庫」管理，各類汽車不得駛入院內的大小路徑，還在地下停車場為訪客的車輛劃出了特殊的停放區域，以確保安全、停車無虞。此外，為方便住戶的日常生活和宴請賓客，社區的一角還設有一家內部管理的餐館，可就餐訂座，也可預約送門。凡此種種，不僅讓我們的社區宛如「公園」，在管理上也如同一個讓「遊客」安然無憂的「住宅公園」。

在我國，隨着美化人們的生活、提高人們生活水準和內涵要求的逐步現實化，新建的社區在注意綠化美化，很多舊有的社區也在因地制宜地進行綠化美化，改造環境。由此，祖國的城市建設在多樣化、公園化，大小城鎮的面貌也在走向進一步的宜居、舒適、美觀，並結合歷史、環境，向「景點」的方向邁進，進展頗快。城鄉建設在增加旅遊「景點」的實感上，確實很見成效。

不過，我還想不無驕傲地聲言，到目前為止，在北京城區，在綠化水準和管理上能與我們社區一比高下的還真不多。這裏面，既有管理層次上的經驗，也應該還有住戶關注、愛護、建議和參與的功勞。大家都在享受，也都在「建設」。沒有人亂丟垃圾，沒有車輛隨便駛入，沒有人亂動花草樹木，有的只是讓之愈益精美的呼籲和善意。如是，「公園」裏的家，必然會更加讓人賞心悅目，方便生活，讓人盡享人世美好。



香港的已婚女人依然隨夫姓，說這樣的好處是，就算初次見面，也能從稱謂上明白對方的婚姻狀況。稱某太太，表示已婚，稱某小姐，則未婚。根據稱謂，未婚男士就知道自己是否還有機會。港內外隨夫姓的，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前任總幹事陳馮富珍女士、香港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居里夫人、戴卓爾夫人（又譯作：撒切爾夫人）等。

康太，即康太太或康夫人，商學士、教育學碩士、教育學博士，是香港保良局顏寶鈴書院的創校校長。她原名羅賜珍，婚後加上丈夫的姓，就成了康羅賜珍。

與康太相識，是幾年前我去書院上一個課程。康太現在已退休，但是還忙着，她的幼教大作《情緒智慧小蘑菇》，在香港的幼稚園作為教材使

功使用，現在內地的幼稚園也使用。康太在粵語環境中成長，加上幹事認真，她擔心書中有非普通話習慣的用語，請我為之甄別並修正。現代人的實際年齡很難判斷，說是退休，哪裏像！我看她，幹起活來正當年。

從顏寶鈴書院說起吧。那是香港的一所直資中學，直資，就是政府以直接資助的形式（Direct Subsidy Scheme），促進優質學校的發展，官立的私立的都有。直資學校有較高的自主權，允許以開放的形式辦學，允許自訂教材，允許自訂入學要求。直資學校除了得到政府提供的教育津貼，還可直接向學生收取學費。

康太把顏寶鈴書院看作她的孩子，她給我看孩子的成長畫冊。畫冊上有創校年份二〇〇三，我看了脫口而出：「二〇〇三年，不就是爆發非典疫情那年嗎！那一年讓港人刻骨銘心。」康太說：「是的，學校於那年創校。」

南非「抗爭詩人」布魯特斯

高秋福



種族隔離制度上個世紀曾長時間在南非肆虐，給社會發展帶來世所罕見的災禍。但是，也不能說它「無功」，因為它促使南非產生一大批爭取種族平等與自由的政治鬥士，還有一大批為實現同樣目標而抗爭的文人。其中，身具政治鬥士和抗爭文人雙重身份者，當屬著名詩人丹尼斯·布魯特斯（Dennis Brutus）。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在北京的一個亞非作家組織供職，始聞布魯特斯之名。一九七三年九月，獲悉他作為非洲體育界的代表來北京參加亞非拉乒乓球邀請賽，我即前往他下榻的飯店去拜望。得知我閱讀過他的詩作，他甚感驚訝地說：「沒想到我的詩還流傳到遙遠的中國。」我們於是促膝而談，但沒談乒乓球賽事，只談他的生平 and 創作。

布魯特斯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出生於現今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父母均為南非人，從事教育工作。四歲時，他隨雙親回到南非，因為父母祖上有南非黑人、歐洲白人和亞洲馬來人血統，他被開始推行種族主義政策的南非當局認定為「有色人」，在生活、求學和就業各方面均同黑人一樣遭受嚴厲的種族歧視。一九四八年，南非少數白人政權全面推行種族隔離政策，大學畢業的他無法找到理想的工作，只能在非白人的學校當教師。令人最難以忍受的是，他愛好乒乓球、板球等體育項目，但卻不能同任何白人一道參加任何比賽活動。他心生憤懣，難免發表一些反對種族歧視的言論。一九六一年，他因此被解除教職，並得到一個「正式禁令」：

不准參加任何社會政治集會，走出家門後不准同時與兩個以上的人交談。從此，他埋頭體育活動，悄悄結交不少體育界朋友，決心從體育活動開始開展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一九六二年，他帶頭創建以黑人為主體的南非非種族奧林匹克委員會，並被推舉為主席。他默默立下誓言，一定將少數白人把持的南非奧林匹克委員會趕出國際體育組織。南非當局聞訊，遂將他認定為「危險分子」，於一九六三年以「違反禁令」為藉口將他拘捕。他伺機外逃，但未成功，背部遭警員槍擊。傷口未愈，他就被判處十八個月的監禁，投入專門關押黑人和有色人「政治犯」的羅本島監獄。在那裏，他與後來成為南非首任黑人總統的反種族主義領導人威爾遜·曼德拉比鄰為囚，白天從事掘地、採石等強制性勞動，夜晚遭受刑訊。非人的鐵窗生活沒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加堅定了他的戰鬥意志。他在獄中而心在監外，通過各種合法的公開或非法的秘密方式繼續鬥爭，並取得節節勝利：先是說服一些國家中止同南非當局的體育交流，繼而說服曲棍球和欖球國際體育組織禁止南非當局派團參加相關項目的國際比賽，最後促使國際奧會作出決定，禁止南非當局參加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奧運會，並從一九七〇年起中止南非的國際奧會成員國資格。在體育界這一場場反對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鬥爭中，布魯特斯發揮了重要作用，贏得「反種族主義鬥士」的稱譽。

布魯特斯同南非種族主義政權作鬥爭還有一個戰場，就是以筆為武器，創作了大量富有戰鬥性的詩歌。他早年在大學攻讀英國文學，邊學習邊寫作。他那時所寫的詩歌大多描繪南非綺麗的風光和苦難的

歷史。他稱這是他詩歌創作的「學徒期」。從五十年代末開始，隨着積極投身反種族主義鬥爭，他創作的政治性日益鮮明，藝術性不斷提高。詩評家一般將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詩歌創作生涯分為入獄前、在獄中、流亡國外和回到南非等四個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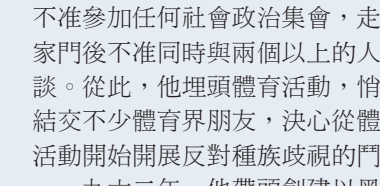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運動在非洲各地風起雲湧。在南非，爭取種族平等與自由的群眾性鬥爭也蓬勃發展，反對「通行證法」、「暴亂集會法」、「國內治安法」等政治性鬥爭一浪高過一浪。布魯特斯密切關注着這一切，不由自主地逐漸捲入。他一方面奔走於全國各地，積極做鼓動和組織工作，奮力營救遭受迫害的同胞，另一方面設法同外界聯繫，在國際上譴責和孤立南非種族主義政權。年輕的他在戰鬥中詩情迸發。在工作之餘、戰鬥間隙、逃難途中、法庭之上，他奮筆寫下大量充滿鬥鬥激情的詩篇。一九六三年，他的第一部詩集《警笛、撻子、長靴》出版。詩集內容正如集名所顯示，主要揭露和控訴南非當局迫害

與鎮壓廣大黑人和有色人的暴虐行徑，展示美麗的南非無處不「布滿恐怖的傷痕」：「警車宛如螻蛄爬過隧道式的街衢」，「暴力像沾滿臭蟲的老鼠一樣在翻騰」；警笛尖叫，槍彈飛鳴，多少人遭受彈壓和追捕；撻指器寒光逼人，多少人受盡非人的酷刑；皮靴飛起，多少人慘遭蹂躪。他聽到的是「傷痕在尖叫」，看到的是「在法律的粗暴侍奉下，每天都在流血」。詩人在真實記錄種族隔離制度造成的災難的同時，也用充滿敬佩的筆觸記錄了民族主義鬥士們的英勇無畏，熱情地讚頌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就是在這樣恐怖的氣氛中，不畏強暴的勇士們奮起反抗：「非洲雄獅從幽暗的巢穴中覺醒，喧騰的大地響徹其挑戰的吼聲」。他們之中，有要求平等與自由的和平示威者，有在沙佩維爾慘案中犧牲的烈士，也有身陷囹圄的民族主義領導人。面對種族主義政權的刀槍和嚴刑逼供，他們「像不戴戒指的拇指那樣剛直，絕不低頭」。即使倒在血泊中，他們仍然高呼：「我們寧願一死，決不屈服。」（上）

與鎮壓廣大黑人和有色人的暴虐行徑，展示美麗的南非無處不「布滿恐怖的傷痕」：「警車宛如螻蛄爬過隧道式的街衢」，「暴力像沾滿臭蟲的老鼠一樣在翻騰」；警笛尖叫，槍彈飛鳴，多少人遭受彈壓和追捕；撻指器寒光逼人，多少人受盡非人的酷刑；皮靴飛起，多少人慘遭蹂躪。他聽到的是「傷痕在尖叫」，看到的是「在法律的粗暴侍奉下，每天都在流血」。詩人在真實記錄種族隔離制度造成的災難的同時，也用充滿敬佩的筆觸記錄了民族主義鬥士們的英勇無畏，熱情地讚頌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就是在這樣恐怖的氣氛中，不畏強暴的勇士們奮起反抗：「非洲雄獅從幽暗的巢穴中覺醒，喧騰的大地響徹其挑戰的吼聲」。他們之中，有要求平等與自由的和平示威者，有在沙佩維爾慘案中犧牲的烈士，也有身陷囹圄的民族主義領導人。面對種族主義政權的刀槍和嚴刑逼供，他們「像不戴戒指的拇指那樣剛直，絕不低頭」。即使倒在血泊中，他們仍然高呼：「我們寧願一死，決不屈服。」（上）

樸實無華岩手鐵水煲

小可



最近心儀一個鐵水煲，產自日本岩手縣盛岡市。一隻手把它拿起來，覺得有點重，卻是「一見鍾情」。

用老鐵煲煲水，聽說對身體有益，鐵水煲所煲的水釋放出鐵離子，能給人體補充鐵質。對高血壓患者也很有幫助。

我看中的鐵水煲，一公升的水量，在港一家日本百貨公司買的，遇上優惠期，八五折，一千五百九十港元。回家試用它煲水，雖然它沒有像平時的不銹鋼水煲有個響鬧裝置（人們叫「BB煲」），水滾時不會BB作響，但不消幾分鐘，鐵水煲的嘴就冒煙，很快滾了。它受熱均勻，保溫性佳。煲上有傳統點紋，是機器造的；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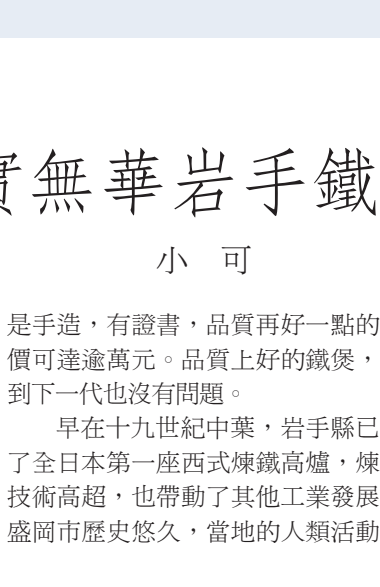
跡可追溯至舊石器時代。日本「南部鐵器」，名聞遐邇，我內心帶着對岩手縣和盛岡市的皮毛認識，對鐵水煲越加好奇。岩手縣位於日本本州東北部，距離東京約四百六十六公里。既是東北部，又說是「南部鐵器」，怎麼回事呢？原來，故事源於江戶幕府時代（一六〇三年至一八六七年），南部藩主到達日本本州東北，建設了盛岡城。想到製鐵器以方便社交之用，藩主便特意從京都重金禮聘鐵器專業技師在盛岡發展鑄鐵業。

由老鐵煲，想到中日兩國有關茶的故事。唐朝時，到中國留學的日本人甚多，當中不乏僧侶。公元八〇五年，日本僧侶自唐回日，把中國佛教文化和茶文化也一併帶回日本，他們

把茶種傳遍了整個日本。日本茶道興起，泡茶的重要用具之一鐵水煲變得普及化。鴉雀無聲的茶道室，鐵水煲的水沸聲劃破了寂靜，卻為茶道添上了沉穩雅致的特質。老鐵水煲能提高水溫，軟化水質，水因此變得甘甜、順滑。泡茶，能去除茶微味，茶特別香。鐵水煲內外都給塗上了一層磁性氧化油漆膜，再以炭火燒，一層防止酸化的薄膜便形成，防銹力強。江戶時代，幾乎每個日本家庭都有鐵水煲，精美的鐵水煲更是送禮佳品。也漸有人收藏鐵水煲，時間越久，鐵水煲的表面越發光亮。

其實，京都、山形、高岡也生產鐵水煲，京都更曾一度是茶道中心和鐵器的最早發源地，只是「南部鐵器」製造出樸實無華的鐵水煲，氣質獨特，名聲才比其他鐵水煲產地要響亮。中國人引以為傲的茶、日本人引以為榮的鐵水煲，是個絕妙搭配，煲水泡茶，讓人安靜，讓人忘憂。

◀儀容清俊的岩手縣盛岡市鐵水煲
作者供圖



◀儀容清俊的岩手縣盛岡市鐵水煲
作者供圖

我想起那一年，更驚訝這所名校的歷史竟然這麼短。這麼短，要以怎樣的智慧和衝勁，才能達到眼下這個水平！據報，報考書院的人數與實際招生人數，比例十幾比一。

我一半詢問一半陳述地說：「辦學初期一定很難吧？」「還好啦！創校，心中有盼望；抗疫，不可推卸的責任；讀博士，自我成就的盼望。」呵，一邊抗非典，一邊當創校校長，一邊讀博士。三項中任何一項抽出來都是滿負荷的，得專人專職，這就是常人指的女強人了。

康太讀大學時主修工商管理，讀碩士和博士時主攻教育學。她是一名實幹家，舉個例，學校每年都有轉校生到來。轉校生的英語成績，普遍跟不上學校的平均水準，康太一着急，乾脆把這些學生找到校長室來，親自給他們開小灶上小課。要他們定時找她交作業，複述舊課，上新課，接受新作業。

校長親自授課，學生的動力來得直接，容易找到支點，容易煥發動力，進步大得很快就能跟班。一位在美國讀環境科學碩士學位的黃同學，是康太單獨輔導過的學生，她說：「我不會忘記自己的那一段知識，是在校長室裏，由康太單獨授課學來的。」一位叫Jim的男生有相同經歷，現在香港科技大學，他媽媽說：「康太改變了孩子，也改變了我們一家的命運。」由康太單獨輔導功課的學生，走了一批又一批，年年不斷，直到她退休。

她樂意讓人知道自己是康先生的太太，樂意被人稱康太而不是校長，她說這樣很親切。熟悉後我們隨便聊，我說：「[康太]這稱呼，在內地可能有另一種解讀，人家還以為您是家庭婦女，而忽略您的校長身份。」她聽了樂呵呵地說：「那又何妨，連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不也被稱作林太嗎！」

◀儀容清俊的岩手縣盛岡市鐵水煲
作者供圖



▲布魯特斯第一部詩集《警笛、撻子、長靴》
資料圖片

◀南非著名詩人丹尼斯·布魯特斯
資料圖片

與鎮壓廣大黑人和有色人的暴虐行徑，展示美麗的南非無處不「布滿恐怖的傷痕」：「警車宛如螻蛄爬過隧道式的街衢」，「暴力像沾滿臭蟲的老鼠一樣在翻騰」；警笛尖叫，槍彈飛鳴，多少人遭受彈壓和追捕；撻指器寒光逼人，多少人受盡非人的酷刑；皮靴飛起，多少人慘遭蹂躪。他聽到的是「傷痕在尖叫」，看到的是「在法律的粗暴侍奉下，每天都在流血」。詩人在真實記錄種族隔離制度造成的災難的同時，也用充滿敬佩的筆觸記錄了民族主義鬥士們的英勇無畏，熱情地讚頌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就是在這樣恐怖的氣氛中，不畏強暴的勇士們奮起反抗：「非洲雄獅從幽暗的巢穴中覺醒，喧騰的大地響徹其挑戰的吼聲」。他們之中，有要求平等與自由的和平示威者，有在沙佩維爾慘案中犧牲的烈士，也有身陷囹圄的民族主義領導人。面對種族主義政權的刀槍和嚴刑逼供，他們「像不戴戒指的拇指那樣剛直，絕不低頭」。即使倒在血泊中，他們仍然高呼：「我們寧願一死，決不屈服。」（上）

與鎮壓廣大黑人和有色人的暴虐行徑，展示美麗的南非無處不「布滿恐怖的傷痕」：「警車宛如螻蛄爬過隧道式的街衢」，「暴力像沾滿臭蟲的老鼠一樣在翻騰」；警笛尖叫，槍彈飛鳴，多少人遭受彈壓和追捕；撻指器寒光逼人，多少人受盡非人的酷刑；皮靴飛起，多少人慘遭蹂躪。他聽到的是「傷痕在尖叫」，看到的是「在法律的粗暴侍奉下，每天都在流血」。詩人在真實記錄種族隔離制度造成的災難的同時，也用充滿敬佩的筆觸記錄了民族主義鬥士們的英勇無畏，熱情地讚頌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就是在這樣恐怖的氣氛中，不畏強暴的勇士們奮起反抗：「非洲雄獅從幽暗的巢穴中覺醒，喧騰的大地響徹其挑戰的吼聲」。他們之中，有要求平等與自由的和平示威者，有在沙佩維爾慘案中犧牲的烈士，也有身陷囹圄的民族主義領導人。面對種族主義政權的刀槍和嚴刑逼供，他們「像不戴戒指的拇指那樣剛直，絕不低頭」。即使倒在血泊中，他們仍然高呼：「我們寧願一死，決不屈服。」（上）

與鎮壓廣大黑人和有色人的暴虐行徑，展示美麗的南非無處不「布滿恐怖的傷痕」：「警車宛如螻蛄爬過隧道式的街衢」，「暴力像沾滿臭蟲的老鼠一樣在翻騰」；警笛尖叫，槍彈飛鳴，多少人遭受彈壓和追捕；撻指器寒光逼人，多少人受盡非人的酷刑；皮靴飛起，多少人慘遭蹂躪。他聽到的是「傷痕在尖叫」，看到的是「在法律的粗暴侍奉下，每天都在流血」。詩人在真實記錄種族隔離制度造成的災難的同時，也用充滿敬佩的筆觸記錄了民族主義鬥士們的英勇無畏，熱情地讚頌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就是在這樣恐怖的氣氛中，不畏強暴的勇士們奮起反抗：「非洲雄獅從幽暗的巢穴中覺醒，喧騰的大地響徹其挑戰的吼聲」。他們之中，有要求平等與自由的和平示威者，有在沙佩維爾慘案中犧牲的烈士，也有身陷囹圄的民族主義領導人。面對種族主義政權的刀槍和嚴刑逼供，他們「像不戴戒指的拇指那樣剛直，絕不低頭」。即使倒在血泊中，他們仍然高呼：「我們寧願一死，決不屈服。」（上）

與鎮壓廣大黑人和有色人的暴虐行徑，展示美麗的南非無處不「布滿恐怖的傷痕」：「警車宛如螻蛄爬過隧道式的街衢」，「暴力像沾滿臭蟲的老鼠一樣在翻騰」；警笛尖叫，槍彈飛鳴，多少人遭受彈壓和追捕；撻指器寒光逼人，多少人受盡非人的酷刑；皮靴飛起，多少人慘遭蹂躪。他聽到的是「傷痕在尖叫」，看到的是「在法律的粗暴侍奉下，每天都在流血」。詩人在真實記錄種族隔離制度造成的災難的同時，也用充滿敬佩的筆觸記錄了民族主義鬥士們的英勇無畏，熱情地讚頌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就是在這樣恐怖的氣氛中，不畏強暴的勇士們奮起反抗：「非洲雄獅從幽暗的巢穴中覺醒，喧騰的大地響徹其挑戰的吼聲」。他們之中，有要求平等與自由的和平示威者，有在沙佩維爾慘案中犧牲的烈士，也有身陷囹圄的民族主義領導人。面對種族主義政權的刀槍和嚴刑逼供，他們「像不戴戒指的拇指那樣剛直，絕不低頭」。即使倒在血泊中，他們仍然高呼：「我們寧願一死，決不屈服。」（上）

與鎮壓廣大黑人和有色人的暴虐行徑，展示美麗的南非無處不「布滿恐怖的傷痕」：「警車宛如螻蛄爬過隧道式的街衢」，「暴力像沾滿臭蟲的老鼠一樣在翻騰」；警笛尖叫，槍彈飛鳴，多少人遭受彈壓和追捕；撻指器寒光逼人，多少人受盡非人的酷刑；皮靴飛起，多少人慘遭蹂躪。他聽到的是「傷痕在尖叫」，看到的是「在法律的粗暴侍奉下，每天都在流血」。詩人在真實記錄種族隔離制度造成的災難的同時，也用充滿敬佩的筆觸記錄了民族主義鬥士們的英勇無畏，熱情地讚頌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就是在這樣恐怖的氣氛中，不畏強暴的勇士們奮起反抗：「非洲雄獅從幽暗的巢穴中覺醒，喧騰的大地響徹其挑戰的吼聲」。他們之中，有要求平等與自由的和平示威者，有在沙佩維爾慘案中犧牲的烈士，也有身陷囹圄的民族主義領導人。面對種族主義政權的刀槍和嚴刑逼供，他們「像不戴戒指的拇指那樣剛直，絕不低頭」。即使倒在血泊中，他們仍然高呼：「我們寧願一死，決不屈服。」（上）

◀儀容清俊的岩手縣盛岡市鐵水煲
作者供圖